

英公蒲

故園

窗
帶我遠離塵世
漸破白雲巨浪。
尋夢者的低迴，
染飾了幾許白髮，
艷麗的花朵掩不住我的幻夢
繁華容不下我的存在；
只因
我是裸被山林遺忘的蒲公英。
但
更狂的風暴，
更貧的沙土
不曾使我倒下。

宇塵

在生命的歸帆裡
我找尋故園：
遙遠的山巒，
牧童樵子走向歸路
深處的雲端
漁婦翹首等待歸舟。
大地
跋涉過童年的足跡，
洋溢過童稚的歡笑。
茁長過幼嫩的生命，
藉鬱的橘子園，
藤柵上的紫葡萄
更有遙遠
古廟的鐘聲響自山麓。

編者按：
作者希望與我們學校愛新詩的
伙伴為友，有意者請與
嘉義師專五年級丁班林雯芬
聯絡

幻 想



文明

「電影院的空氣真壞，下次再也不來了。」我自言自語地走著。
「真該把旁邊抽煙的傢伙一脚踢出來。」
唉！這個世上，竟然還有這樣沒公德心的人，難怪孔老夫子的大同理想實現不了。

我走出了電影院，在街頭的人群中穿梭而行。眼看著太陽馬上就要西沈了，我想我得快點，今天還有兩個學生的課要趕去上。

我匆匆地走著，一時之間，只覺得後頭不大對勁兒，好像有人一直跟著我走。我想到詹姆士龐德的片子裏，一個諜報員被另一個敵方諜報員跟蹤的情形。我要甩掉他，用一種諜報員天生的機靈果敢來擺脫跟蹤

我先放緩腳步，然後突然加快，以觀察敵人的情況。接著再用種種巧妙的方法……啊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後面的人跟了上來。我的心頭一驚，一下子從幻想中醒了過來。

這個人絕不會是什麼諜報員。看他的模樣，說他是個流浪漢或醉鬼，可能還合適些。然而，我心中又閃過一個念頭，他或許是個騙子，裝成這種邋邋相來行詐。再說，他一拐一拐的走來，老瞪著我瞧，真不知道心裏打什麼主意。我得留心才行。

著。

於是我愈走愈快，流浪漢終於叫了起來：

「喂！先生，等一等！先生！」

啊！沒錯。他果然是衝著我來的。我假裝未曾聽見似的，繼續疾走

我聽人說過有關騙徒之類的事。比方有許多行詐的歹徒，故意扮成一副可憐兮兮的寒酸相，或裝做啞巴、殘廢，到處撞騙，向人「募捐」

以前在台北，我就看到一些不知是真還是假的騙子，手捧著某團體組織的印單，很禮貌的向路人鞠躬籌款。我記得讀國中時也碰到類似的情形。一個「可憐」的老頭兒每天定時在上下學時騎腳踏車到校門附近「收稅」。

我想今天我是不會上當的，我討厭不勞而獲的人。那些不努力奮鬥而專門騙取同情的人，是多麼的可鄙，簡直是社會的渣滓。

上次朋友老桓在聖誕夜，給了一個「跛子」自己一個月的生活費，以後只得靠借債度日。現在殷鑒未遠，我的頭腦還很清醒。我不斷提醒自己，不要理會他。

走到車站，我停了下來，真巴不得車子早點來。一會兒，後面的人又來了。「唉！真不耐煩，走開吧！」我心裏吶悶著。

我瞧了他一眼，或許他是真的悲慘吧？說不定已經挨了一天餓。現在我的肚子也咕嚕咕嚕鬧空城計，該能體會一點他的痛苦。我的心漸漸軟化下來。腦子裏好像有一個幻像：一群熬熬待哺的小孩，等著爸爸拿好東西回家。「真可憐。」我自付著。

「先生！先生！」他走近我，突然從後面喊道。

不對！不對，今日民生富裕，三民主義已真正徹底消滅了貧窮，那裏會有這麼慘憺可憐的人。「好，我得堅持自己。」我心中盤算著。

他走到了我面前，我聽到自己砰砰的心跳。他手拿著東西遞給我，開口說道：「先生，這是您剛才掉的皮夾。」然後露出一個微笑，迅速轉過身子，朝著來時的方向，一拐一拐的走去，消失在街頭的轉角處。三十路公車已一溜煙地走了。